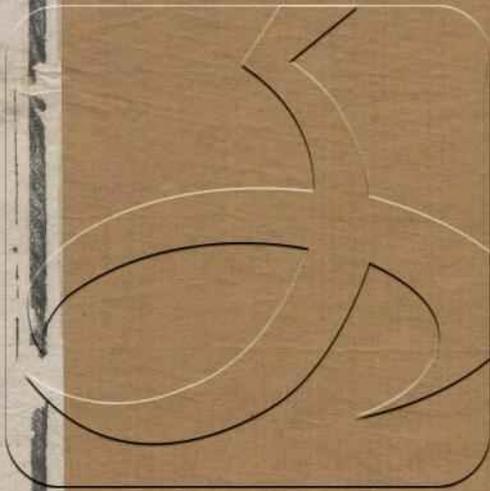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44-616
4255
2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朝文錄卷之七十一

傳狀類八

兵部侍郎巡撫雲南副都御史裴公家傳

章學誠



公裴氏諱宗錫字午橋自號二知先世自晉宋以來望於閩
 喜其後子姓繁衍分居曲沃故公為曲沃人曾祖諱良積明
 鎮殿將軍祖諱加厚考諱率度歷事 聖祖仁皇帝 世宗
 憲皇帝朝累官巡撫江西副都御史為時名臣事具 國史
 家傳江西公凡三娶最後為鄧夫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生
 公於澂江府解江西公嘗感異夢公生麻池濁水忽清公少
 瑰奇讀書懷大畧年十有五值江西公罍悞落職羈滯官所
 公往省之江西公謂身處憂患教以動心忍性有客自外來

輒令察言觀色爲知人之學故公於是非之界辨之甚明後官青州知府大吏欲疏薦公先示公意公遽辭曰遷官有命舉主古人所重不敢不慎所托大吏怫然公卒不爲動公自江西公卒後讀書奉母山居十年始出筮仕例授濟南府同知一年擢青州知府官暇政理引博興湖及大清河小清河水開稻田數千頃沮洳之地教民陂塘植荷隙地種波羅樹養桑蠶衣被甚廣七年調濟南知府擢濟東泰武道移山東督糧道俱有實政畿輔被水 上問賢良監司大臣交口薦公調霸昌道旋擢直隸按察使庭無畱獄嘗曰淹滯囹圄亦傷民命不必皆刀鋸也又曰皋陶爲理稱直而溫桺下之爲士師亦曰直道刑官而有枉道是以民命戲也凡治獄虛衷推鞠務在得情秉臬六年丁母憂歸服未闋起原官擢安徽

布政使未抵任超拜兵部侍郎巡撫安徽副都御史時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秋也公感 天子特達之知亟思報稱以國家久承平州縣生齒日繁江南地稱富庶安徽民俗偷惰有司拘文而於農桑水利地力人功未能實意講求又慮行之不善或致擾民躬自巡歷體察物情行之以漸凡所施爲皆不見赫赫功而利在數世安慶爲節鎮治所當古吳楚要衝江水洶湧沿江襄岸壁立避風無地漕艘患之商旅又不時至公疏漳葭廢港六百餘丈行舟得以迴泊百貨駢集其港上通潛山太湖望江堤開啟閉兼資三縣農田爲利甚普至今稱爲裴公渡焉公因陳地方情形上言府縣長吏皆有牧養斯民之責一事有裨民生一物可資民用均宜悉意經畫至於農田水利尤關教養之大臣忝封疆重寄敢不切究

如謀身家前入境時道出鳳陽竊見田野多曠林木園蔬亦鮮滋植隨飭府縣長吏設法勸督且訪應修塘堰河渠茲據州縣冊報樹藝分數及宿州靈璧虹縣應浚之南北運河鳳河荀家河搜箭溝九里河鳳陽壽州之鹿塘安豐塘以次疏築會鳳陽泗州所屬偏災臣躬親履勘非特地利多遺卽見藝之田亦復不知講求農務如高阜無水自宜築塘儲蓄下隰多潦自宜築圩捍禦而人功不修水旱輒咎天時地利豈可爲訓臣令州縣相度地勢高卑宜建工程大小緩急先期簿錄冊報存案畧做業食佃力之例剴切勸諭以次興修法令之始愚民未必樂從或當先近後遠先易後難惟期日奏有功始終無倦一方獲利則四方皆知慕效州縣日久亦可不勞施爲如有成功卽當聞其最者以示鼓舞則地方長吏

皆知重本而輕末矣復奏曰鳳陽民俗秋穫旣畢相與挈家渡江男女不分鬻歌乞食名曰逃荒豐年亦復如是風俗頹敝恬不知羞臣忝地方職司教養陋風不革心實悚惶但轉移風俗必有其端惕以刑威不若導以樂利鳳陽土瘠民不服勞丈夫不勤樹藝婦女不解蠶織其所由來漸矣臣前飭地方長吏相土所宜教民種植今年矣山林園圃漸覺開闢茲請每戶種桑五株毋論牆下屋圍但有隙地便可培植數年之後沃若成陰課以蠶織彼地所有穎綢鳳絹織成一匹售銀可二三兩小民有司可圖自能踴躍從事男婦皆有一本業卽不至奔走四方生計有餘民俗自厚是亦教育之一端也公官安徽六年休養生息務存元氣百姓皆蒙其利乙未移撫雲南旋調貴州丁酉復撫雲南雲南邊圉之區惟銅

政鹽權久爲錮弊經畫失宜官民交受其困公反復討論日夜籌計疏陳銅務利病畧曰京外本處歲需鼓鑄官銅一千二百餘萬斤而工價之多寡本息之盈虧厥欠之名去實存通商之弊多利少臣嘗悉心體究所見頗真按官銅定價每百斤不過白銀三兩八九錢多至四兩如湯丹大水等廠亦止五兩一錢自乾隆十九年歷任撫臣以各廠洞深炭遠油米昂貴疊次請增多至六兩四錢最下如金釵廠亦加至四兩六錢而臣甫履任仍聞各廠工價因以滋累臣疑前以軍務需急於常例外暫加六錢今已停止卽形短絀而細察物情則云廠欠過多雖長給六錢不足補其所缺因取各廠人工糧食油炭時值逐欵估計折中率算礦砂積旺之廠每銅百斤猶少價銀一兩五六錢若礦薄沙稀則耗折更無底止

蓋緣官買之初定價本較他處最輕而廠民不以爲累者當年歲需之銅不過八九十萬後增亦不過三四百萬比於今日十才一二交官既少私售必多私銅既可肥家官價自可不計今官額日增私售厲禁廠民僅恃官本勢自不敷原價既輕雖疊加增亦難給足於是民則領後補前官則移新掩舊日積月重遂成鉅累凡以此也按乾隆二十年前豁免廠欠不過數百兩自後漸增至數千兩然猶格於成例欠多豁少至三十二年勘實民欠銀至十三萬七千餘兩一時官吏多罹罪譴勒限分償三十七年又勘民欠銀十三萬九千餘兩復蒙 聖恩俾廠民帶鑄完欠又除豁免例於發價時扣存餘平以備撥補責上司按季權核立法已極周詳每年奏銷動支工本必與所獲銅數相符廠欠之名亦無有矣然工

本之外又有官借油米炭價以爲廠民接濟皆前撫臣奏蒙
恩允此官借之銀例應按限核扣而廠員目擊采辦之艱
不得不通融稍緩遂致前扣未清後借又繼日積日重勢復
如前新開諸廠不過一二年閒積欠至九萬餘兩其他又可
知矣夫廠欠不在工本而在官借所謂名去實存者也三十
八年前督臣彭寶請以餘銅一分聽廠民通商自售亦不得
已之調劑也然如湯丹大廠原少盈餘金釵等廠低銅僅可
鑄錢不中器用商無所利售者寥寥其餘小廠交官本無定
數若許私售雖定限一分難以稽核奸商覬利賄通廠民隱
匿官銅適開偷漏未見其有益也臣愚以謂與其假借通融
轉滋叢弊不若明增價值俾無所藉以爲辭自二十七年以
後從未有以加價請者誠以雲南經費半出銅息銅價漸增

銅息必減恐於公廠有不給耳不思廠欠累累何非公帑事
不預立必待事後補苴亦豈良圖雲南舊設一百四十一爐
餘息甚多籌餉辦銅常敷取給自三十一年因銅額缺少前
督臣楊應琚請停省局及東川臨安加鑄三十五年前撫臣
明德奏裁大理廣西臨安順甯諸局及東川新爐歲少鑄息
一二十萬自然之利多年坐失以致明知廠力匱乏不敢請
加今署督臣圖思德請復設大理臨安保山三局每年可獲
鑄息二萬五千餘兩如蒙 恩准即可給爲廠用又近年歲
辦額銅尙有存餘盡復舊爐每年鑄息又可得五萬餘兩又
前督臣彭寶所請聽以一分自售之銅每年可得一百二十
餘萬斤一并收回以作加卯代爲帶鑄扣還鉛工雜用可獲
餘息七萬餘兩凡此分給各廠大廠可增價一兩五錢小廠

可增一兩雲南五金所產生生不窮厥戶果能有利無累獲
銅自可有增無減厥欠可以永清私銅可以永絕散錢息以
收銅息厚厥利以清厥弊計無便於此也 上爲嘉獎勅部
議行其籌鹽務則以改歸商辦爲主并切當時利弊甫拜疏
公移貴州巡歷所至必周覽地形得其肯綮上言古州一帶
均係新闢苗疆乾隆元年設立屯軍分隸九衛農田而外兼
事操防制度亦綦善矣其間有牛皮大箐綿亘數百餘里東
連八寨南接丹江西通古州清江台拱北枕都江橫盤新疆
六廳之中山深林密人跡罕經前此逆苗肆惡會兵攻勦類
多竄此協力窮搜始斷餘孽其爲深險懸揣可知乃彼時列
屯置軍僅在各廳腹地於此要害未嘗籌策雖承平無事但
苗疆重地不可狃於一時清平不復顧慮臣思安屯養軍設

防固守乃馭苗良法或其閒有可墾之田將以寓防於屯又
苗性多疑或恐滋擾因飭廉幹大員躬詣覈核據申周箐並
無苗居寨落惟四面崇岡複嶺鳥道一綫中嵐霧迷漫竹樹
晦蒙不見天日地可耕者絕少惟盤屈上至半腰南名雷公
地隸丹江廳治地土平衍且近流泉可墾田四五百畝又有
地名歐收勇及荒耗箐可墾田三四百畝臣思該箐延袤至
數百里而墾田不及千畝如計地利棄之亦無所惜第念山
箐深險雖任地不足而藏奸有餘杜漸防微不可不豫且原
設屯軍日久生齒漸繁授田漸有不給今既有土可耕應令
附近之震威等堡屯軍分遣子弟赴箐試墾官給印券責成
屯弁稽核毋許匪人潛入爲奸其牛具仔種本軍自有屯業
毋庸假貸如已墾成熟勘明界址卽於其處別立屯堡用資

防守其營造屋宇卽取箐中竹木綽然有餘又距箐四十餘里有雞講汛隸丹江營分駐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外委二率兵二百在汛巡防其地去汛稍遠臣請於汛員中分遣千總一人將兵五十擇箐內適中之地設卡駐守自爲一汛俾與箐外各屯互相控制聲勢更爲聯絡疏奏 上署其奏牘曰可謂畱心封疆之大臣時公已復撫雲南命後官好爲之公之還雲南也 上稱公理銅政鹽務最爲盡心比公復任見屬吏推行不善不克副公初志而事權牽掣動搖前議一時未能奏效公焦心勞思至忘寢食越二年以疾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八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秋也事聞 天子震悼諭祭葬如禮子正文例除刑部郎公耿介不唯阿官直隸按察使總督都御史桐城方恪敏公爲時名臣公治刑書恪敏時

有所齟齬公執持侃侃必如公擬然後已恪敏數失色公始終不少變也及公遭憂且歸恪敏疾甚屬吏請所欲言恪敏曰未可煩諸君也幸寄語裴君不以舊事爲介帶者則願有所屬公聞墨衰入見恪敏執公手曰余識人多矣未見可仔倚如君者今余且死將以貌孤累君余信君在曩日矣公慨諾之卒妻以女及巡撫安徽故大學士總督高文襄公與公共事所見時有異同公矯矯自若也文襄久之遂深相得以其子廣興爲公甥公心力瘁於雲南而直隸江南治功尤著章學誠曰乾隆乙酉丙戌之間學誠游於畿輔聞方恪敏治猷高一世羣下率教惟謹而公以執法之確不少唯阿恪敏亦心識之恪敏負人倫鑒一時屬吏爲所賞識而登薦者其後多膺封疆節鎮凡所施設往往得恪敏遺風同時相與講

求治理不啻如古經師有授受焉輦下吏才於斯爲盛矣公少侍江西公卽以知人爲學而生平自樹不枉道以求知而人亦未嘗不知之也考公所受知者自恪敏而外故大學士阿爾泰公故總督鶴年公故巡撫鄂容安公皆識公於山東節鎮而公所鑒識於羣下者今署四川總督孫公士毅故湖南巡撫李公湖今福建巡撫徐公嗣曾故雲南巡撫李公瀚先後皆以清節名宦有聞於時

周書昌別傳

章學誠

余去京師四年春明故人日益以遠今年邵晉涵與桐氏書來言書昌病歸狼狽殊可念俄又書來言書昌死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秋七月也哀哉予自己丑庚寅閒京師聞書昌名未得見辛卯始識與桐欲訪書昌時二君甫成進士俱罷

歸銓部意不自得先後出都門予亦游涉江湖不遑安處乙未入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薦與休甯戴震等 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爲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畧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爲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浸浸乎移風俗矣余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藉書園者書昌之志也書昌故溫飽橐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嘗以其意請余爲藉書目錄之序余序之曰書昌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竭數十年博采旁搜之力棄產營書久而始萃今編目所錄自經部

以下凡若干萬卷而舊藏古槧繕鈔希觀之本亦畧具焉然書昌之志蓋欲構室而藏託之名山又欲強有力者爲之贍其經費立爲法守而使學者於以習其業傳鈔者於以流通其書故以藉書名園又感於古人柱下藏書之義以爲釋老反藉藏以永久其書而儒家乃失其法因著儒藏之說一十八篇冠於書首以爲永久法式嗚呼書昌於斯可謂勤矣夫古者官府守書道寓於器詩書六藝學者肄於掌故而已及其禮失官廢師儒授受爰有專門名家相與守先待後補苴絕業夫官不侵職師不紊傳其名專而易循其道約而可守是故書易求而學業亦易成也自學問衰而流爲記誦著作衰而競於詞章考徵猥瑣以炫博剽掠文采以爲工其致力倍難於古人觀書倍富於前哲而人才愈下學識亦愈以卑

汚則專門之業失傳古職之失守而學者無所向方故也閒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而典亡學絕之後聞見局於隅墟搜討窮於寡陋不幸不見天地之統古人之大體而挾邨書以守旃蒙者遂得以暖姁菌蠢學一先生之言不復深維終始則以書之不備聚之無方弊固至乎此爾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士生三古而後苟欲有志乎官守師傳之業非有所獨得者固不可以涉獵爲功而未能博稽載籍遍覽羣言亦未有以成其所謂獨得之學而使之毫髮之無憾此書昌之所以蒐而聚聚而藏藏而籍錄簿次以爲永久之指也近世著錄若天一閣傳是樓述古堂諸家紛紛著簿私門所輯殆與前古藝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數其

指不過存一時之籍而不復計於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復推明所以然者廣之於天下其智慮之深淺用心之公私利澤之普狹與書昌相去當何如邪雖然羣書既萃學者能自得師尙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爲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卽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辭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斯則書昌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書昌志旣美而不就當世亦復迂之故生平不得展其意氣四庫館開旣以夙望被徵嘗欲行其平日之見盡表遺籍設法勸誘使人刊布流通且爲學者無窮之利而已身與同列者竭所知能優游寢食其中將以庶幾得當而於程功刻日遷秩鉅勞皆未有以計也事多扞格不行宋元遺書久湮沒畸篇

贖簡多見采於明成祖時所輯永樂大典時議轉從大典采掇以還舊觀而館臣多次擇其易爲功者遂謂搜取無遺逸矣書昌固執以爭謂其中多可錄同列無如之何則盡舉而委之書昌書昌無閒風雨寒暑目盡九千鉅冊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編摩於是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好古之士以謂書昌有功斯文而書昌自是不復任載筆矣庚子辛丑之閒四庫全書將竣而館閣被命特修之書若開國方畧滿洲源流職官表河源考之類指不勝屈皆欲趣成以入四庫著錄館閣撰述需人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數館又借才外曹若進士舉貢諸生未得官者或藉以超資換階紛然競赴功名之會而書昌皆不得與意泊如也書昌濶

於世故惟讀書不欺其與人也忠信而自爲謀往往明大而疎於細據其理不甚詳察於事人以是益迂之初入翰林以謂官清則貴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無求於人於是鬻閒架權市貨倩買客爲之居屢俄而大耗其貲則矍然省曰商賈末也力農本也棄本逐末我則疎矣則又僦田講求藝植倩農師爲之終畝凡再遇豐年而僦田所獲不足償其糞溉則又矍然省曰農夫耒耜土之贄也我不食業而耕是謀失吾本矣遂評輯制舉之文鐫印萬本以爲諸生干祿者資其文多組織經史沈酣典籍意在卽舉業而反之通經服古自謂庶幾義爲利矣然而應科舉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貲多券質責連計子母卽鬻萬本不足償於是至大狼狽凡書昌計治生知其事者無不規諫雖妻子亦力阻而書昌自喜

益深黠者或從中暗規其利書昌又坦懷無逆億故以溫飽之家購書餘蓄無幾至三變計而益憊不支然其讀書實深有得而流俗視之乃與言治生等嗟乎人固不易知知人讀書之有所得則更不易自孔氏之門顏曾游夏不專一律孟子王齊反手身當七百名世而其田封建一則曰聞其畧再則曰此其大畧諸侯之禮則求之學荀卿深明禮樂詳於制數雖推施不及孟子而於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實無愧焉人豈可一律哉自有謂坐言起行譏宋儒爲無用者於是經術淵閣之士或於世事稍疎卽爲儒者詬病不知守先待後責固不輕而書昌勤學而不爲名心公而無私於利粹然古之醇儒不知者譏其所見之偏卽知之者亦徒震於學識之博而於書昌之所自得則皆未有當也書昌

於學其大者溯源官禮嘗謂宋儒以來學統授受學案異同
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周官禮千古之學
統也學安得有案春秋禮千古之學案也又曰君子思不出
位位於古文同立惟禮有定位所以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
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經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
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登降儀節講
求甚悉以謂學而不明於此皆面牆也又曰學必求諸身心
蕺山劉子以後遂無深造自得之學其紛紛爭宗旨者市於
學也旁涉佛藏博綜探索自謂有得常謂告子言生之謂性
人知其爲佛氏所宗不知彼謂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是陰
闢儒行彼謂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乃是陰闢道流蓋其意以
儒者存養省察爲反求諸心道者飛伏修鍊爲求助於氣也

聞者雖疑信不定然其所見卓然不可易也始予游京師於
書肆見偉丈夫黝澤而髯取肆書都目流覽絕疾似無所當
意者掉臂竟去余微跡之益都進士李文藻也後見書昌髯
偉絕類李君因悉李君志奇好古亦似書昌時李已出爲廣
東知縣與書昌往復搜刻山東前輩遺書不遺餘力余恨未
得交李君也同時聊城鄧汝功德州梁鴻翥皆篤學嗜古不
爲時名推爲山東士望辛丑李君卒廣西同知以詩別書昌
意謂梁鄧先後下世以次及李因擬書昌爲魯靈光今十年
爾而書昌又逝悲夫書昌諱永年書昌其字自號林汲山人
其先浙江餘姚人也自高祖遷居歷城祖母劉以節孝旌考
堂國學生善行聞於鄉里母王有淑德閭黨稱之書昌乾隆
三十六年進士特授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文淵閣校

理乾隆四十四年貴州鄉試典試官卒年六十有二子震甲
乾隆四十五年舉人余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
躓少歡過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宴憶書昌方欲儻田
治生有老農爲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余聞之意移亦欲共
書昌效徹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余詢其故與桐曰農田
之必有利猶讀書之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
舍其耒耜以求占畢可乎余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圃林
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宇相望絃誦之餘因而課耕問蒔朝夕
過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
猶在耳也不知感慨係之矣與桐言書昌且東歸自知不起
屬與桐寄語俾余爲傳余謂書昌不好名傳不足以慰地下
也若其讀書有以自得區區欲以己之所有公於斯人則余

與與桐所爲心折者爾

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

章學誠

往在都門閱邸報有知縣以斷獄具詞不如令式爲巡撫劾
罷者其詞癡絕類科舉帖括中語人以爲笑乾隆三十八年
中春客甯紹道馮君館舍外聞無事相與舉舊話資諧詭爲
誦獄詞座客皆拊掌鄉人陳君然問之愀然曰是前孝豐知
縣李夢登也是古循吏坐不諳官文書罷去縣人至今思之
可慨也因詢陳君具得其始末夢登福建某縣人乾隆某年
舉於鄉庚寅除孝豐知縣孝豐爲湖州下縣風俗淳樸稱易
治夢登旣除吏不攜家室與同志三數人惘惘到縣皆絮袍
布被挾冊自得始謁巡撫門者索金不應因持刺不得入夢
登則繩床坐軍門竟日不去曰予以吏事見非有私謁侯公

他出卽與前白事奚以門者爲門者聞之勉爲通謁巡撫察其狀戒之曰君悃悃無華飾甚善然未閑吏事宜亟求通律令能治文書者致幕下庶幾佐君不逮夢登前曰孝豐俸入歲不過三十斤不能供幕客食且夢登與偕來者三數孝廉皆讀書服古朝夕講求宜若可恃孝廉者流俗用文語稱鄉舉貢士也巡撫晒之無何卒用公式劾免歷官纔三閱月云夢登居官出無儀衛門不設監奴有質訟者直詣廳事夢登便爲剖析因而勸諭之兩造皆歡然以解比出縣門終不見一胥吏胥吏或請事則曰安有子女白事父母轉用奴隸勾檢者若輩必欲謀食盍罷爲農否則請俟夢登去耳縣庭無事輒獨行阡陌問農桑若比閭細事遂與父老商榷利病或遇俊秀子弟執手論文娓娓竟日縣人初不知爲長吏後

乃習而安之閒或以公事道出鄰縣遇閨門者輒爲停輿言訟庭無詣一朝之忿他日終悔之徒飽胥吏橐甚無謂門者非部民往往投拜輿下卽時散去其長吏不知也夢登通形家言環歷縣境謀所以利之登高而視喟然曰縣衙右隙穿井當有舉科第者後人用其說果驗時孝豐百餘年不登大比矣縣人因呼爲李公井故事知縣抵代程限需兩閱月簿籍繁委不易窮竟夢登之罷官也代者至門禪印訖長揖而去問庫廩官物猶前官封識也稽文案簿籍曰自有主者察獄訟曰悉勸平之後官或訪焉則綈袍把故書見人訥訥無他語終竟亦不報訪也然不自省得譴所由以書徧抵同官曰夢登爲縣僅三月未嘗得罪百姓有事未嘗不盡心然竟坐免何故因乞爲偵狀蓋終己不曉獄詞非格也聞者憫焉

國朝文錄 卷七十一
夢登罷官寔甚不能歸百姓爭食之負販小民各以所羨果蔬粟米侵曉雜沓投門外比門啟取給饔飧亦不辨所從來無則閉關槁臥然閉居周一歲未嘗有大匱乏最後縣人醵金爲治歸橐並製青蓋爲贈題名至萬人榮其行初夢登在官獨行邨落聞老婦哭而哀詢之云夫死子貧不能養夢登惻然召其子賜錢二緡俾市易逐什一其子後稍裕至是糾嘗受惠於夢登者凡數輩徒步負擔送夢登抵其家

書程開揚事

吳蔚光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五月初七日山水暴發休甯漢口之程開揚與母吳氏妻戴氏兄某子某闔家死聞其事者多愚開揚余從子奕琳心非之也復雅知開揚具狀寄余嗚呼開揚當倉皇急難之時惟知有母而不知有其妻子不幸而闔門皆罹於禍其迹似愚可謂明於輕重之義矣此後世士大夫之所難君子當亟取之以爲不孝於親者法乃若其兄者則誠所謂大愚也嗚呼開揚闔家之死者其兄罪也初蛟出於祁黟山中所至田廬人畜漂溺不可數計而休甯縣之西南諸鄉當其衝漢口又當其衝開揚所居在兩山閒溪礪所匯也又當其衝水至有程所厚農躬負母牛載妻子以避遇他農亦程所厚也呼曰我有母弗及告汝其速往農奔扣程門

門閉扣後門一婢遽出識之曰我主人在堂助兄遷嫂棺力不勝速往助農直前闢門毀垣棺乃得遷而衆汗且喘少閒四面水已洶涌如壁立開揚急奉母向高阜行妻子家人從之而水勢加驟母曰殆矣難兩全汝孤僅一子急抱以往勿顧我也開揚不應其先逃在阜者亦羣呼曰速自計少遲無及矣開揚不應遂闔家漂沒有乘筏救者得其兄尸尙手挽其妻棺而水悍迅復漂去不知所終嗚呼使開揚不爲兄遷嫂棺而兄弟同奉母行必生也母行而妻子必從亦必生也卽母與妻子先出以避而身畱助兄兄弟俱死而母與妻子亦必生且棺重物也遷以避水而水終莫之避莫之避而漂去而開揚與兄不死求而得之未可知也蛟發而水隨之山裂谷徙其勢不可禦而其機不容緩亦衆人所能知也父棺

當遷重於母也妻棺嫂棺不必遷輕於母也不權乎事理之大小遲速而奮然以朽骨爲先務至於時過力竭殞親滅嗣身死而不舍其妻之棺而卒歸於漂沒爲罪大矣開揚之兄知有死妻而不知有母有弟開揚知有生母而不知有妻有子開揚奉母之命而抱子以避未必不生然而不孝故似愚而非愚其兄不先與開揚奉母以預避水之鋒而使開揚助移嫂棺開揚不忍重違其兄致於身死而妻子俱死然則非其兄之罪而誰之罪開揚名揚爲汪氏綜理常州典事悉當其歸也以母老妻病子且幼也然以五月初三日抵家以初七日及難罪固其兄數先定矣

國朝文錄 卷十一
知其所以得死者有居後院張嫗哭女甚哀詰之始知之嫗
屢見其啟牖引風袒而受跪而祈持之不得欲白之母則女
跪嫗以泣泣以白其志之必死嫗故隱之而益傷之也張嫗
出語人曰母以十姑歸顧氏可不死卽不字盛氏使守貞於
家亦可不死惟母生之死之雖然死而後十姑之烈見也
論曰古達者以死爲歸其達進於狂也烈女義無所歸乃以
死爲歸其守之狷合於經歟衛共姜賦柏舟之詩曰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以視烈女猶爲諒於母者矣

姚惜抱先生事狀

陳用光

會祖士基康熙壬子科舉人湖北羅田縣知縣祖孔
鏌邑增生 贈翰林院編修父淑 贈禮部儀制司

員外郎

先生諱鼎字姬傳一字夢穀嘗顏其所居曰惜抱軒學者又
稱之曰惜抱先生先世自餘姚遷桐城遂爲桐城人自明以
來代有明德人 國朝刑部尙書端恪公文然先生之高祖
也先生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癸未歲進士改庶吉士丁父憂
歸服闋散館改補禮部儀制司主事戊子爲山東鄉試副考
官擢祠祭司員外郎 記名御史庚寅爲湖南鄉試副考官
辛卯會試同考官遷刑部廣東司郎中 四庫全書館啟以
大臣薦爲纂修官年餘乞病歸自是主講於江南爲梅花紫

陽敬敷鍾山書院山長者四十餘年嘉慶庚午以督撫奏重
赴鹿鳴宴 詔加四品銜乙亥九月十三日以疾卒於鍾山
書院距生於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五自康
熙閒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天下劉海峯繼之天下言古文
者咸歸桐城先生世父薑塢編修故與海峯友善也涵採聞
見益以自得其論學以程朱爲宗其爲文於司馬韓歐諸君
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官京師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
明正學若集中贈錢獻之序是也及既歸益務治經所著經
說發揮義理輔以攷證而一行以古文法居揚州時嘗以所
作示歛吳殿麟殿麟以爲不可卽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止
殿麟海峯弟子也殿麟嘗語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雖才不
已若者苟其言當必從之於爲文尙如是於爲學可知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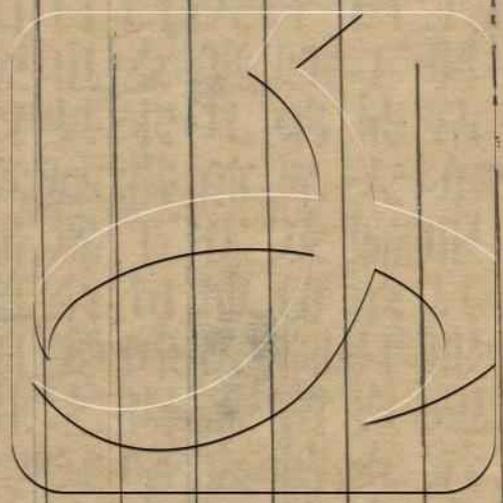
退居四十餘年學日以盛望日以重其初學者尙不知信從
及既老而依慕之者彌衆咸以爲詞邁於望溪而理深於海
峯蓋天下之公言非從遊者阿好之私言也先生色夷氣清
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驩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能
易所守當修四庫書時于文襄聞先生名欲招致之門下卒
謝不往既歸猶使人諷起之終不行集中復張君書是也所
校定四庫書館中既不取其言書成議敍亦終不及先生當
居鍾山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趣嘗以其門人
某屬先生却之及簡齋歿人多毀之或且謂先生不當爲作
誌先生曰設余生康熙閒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
曰是故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是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
可取亦何害於作誌乎蓋先生存心之公且厚多如此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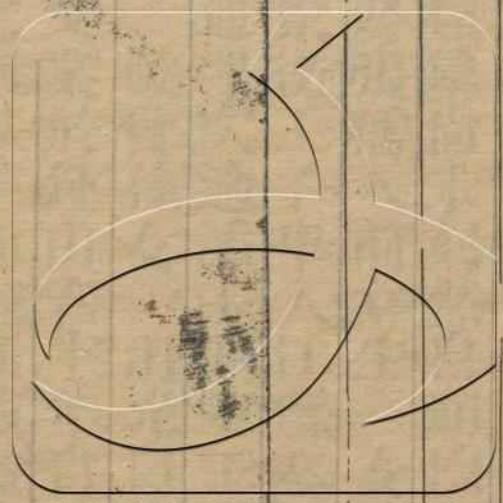
所得束修及故舊贈遺歲以資其宗族知交之貧者隨手輒盡晚歲始以千金購田於江浦蓋欲為移居江甯計也然終亦斥去迨既卒乃無以辦歸先生論學既兼治漢宋而一以程朱為宗其誨示學者懇切周至不憚繁舉嘗謂說經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徇一時人之好尚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為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為玩物喪志若今之為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為功其為玩物不彌甚耶又曰凡為經學者所貴此心宏通明澈不受障蔽為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生矣其論文舉海峯之說而更詳者

之嘗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為用不同者別之為上下編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其論詩以為如漁洋之古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然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

至今日而為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譎諷風雅之道日衰因
 取唐以來詩人之作為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集十八卷已刊
 行其古文辭類纂尙未刻然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先
 生云先生始娶張孺人前卒生一女適張元輯前卒繼娶張
 宜人生子二景衡王子舉人江蘇泰興縣知縣師古監生生
 女二長適張通理次適潘玉側室王氏生子一雉孫四誦芳
 賜譜栖曾孫一敬曾孫女一用光自庚戌歲謁先生於鍾山
 書院及癸丑受業於鍾山者半年自後歲以書問請業辱先
 生所以期望之者甚至而無所成就今聞先生之喪蓋失所
 依歸有甚於他門弟子先生居家孝友睦婣任恤之詳用光
 所不及知者致書於景衡兄弟俟其詳列而編次之茲先以
 先生平日為學為文之大旨所習聞而略知者論次之如右

以待 國史之采擇





書馬貞女

劉逢祿

貞女馬氏名玉姝無錫人幼字同里丁高生未嫁而高生殤
母欲匿之貞女微聞泣請於母願歸丁氏母泣許之卽易祿
衣慨然登車去舅姑亦服其服迎於堂貞女北面拜舅姑東
西面答拜請曰丁某夫婦敢拜貞女之不亡吾子也請南鄉
遂拜哭盡哀子姓弟兄及侍御者皆伏地哭不能起既哭貞
女易斬衰適夫筵几前伏地哭盡哀姑命拚除高生所居樓
爲貞女寢室貞女未嘗下旬餘得咯血病不肯治遂卒時嘉
慶十一年月日也其姑爲余妻之父之妹余聞而記之

論曰春秋賢伯姬以章婦道柏舟美共姜以應葛覃貞女之
行其重於聖人也豈不著哉自歸熙甫氏猶不能達知經義
以爲女在家宜從父母不知變事合經固深於從父母命者

哉記曰女未嫁而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康成以爲夫死宜服斬衰外王父莊方耕先生正之以爲
斬衰非弔服引孔冲遠貌以表情服以表貌之說以經不曰
壻死而曰夫死成之爲夫也成之爲夫則斬而不除者正也
齊而除者非正也其言可以爲世法矣貞女之先以祿衣見
舅姑也亡於禮者之禮變而得其正者邪貞女雖促死然使
事父母舅姑以終其天年亦何所加損哉

溫處兵備道陳公傳

吳應遠

公姓陳氏諱昌齊字賓臣一字觀樓雷州海康人先世由莆
田徙瓊州二世祖孚中宋進士瓊州科目自孚始入祀郡鄉
賢祠曾祖英相卜宅於雷凡數遷乃定居海康之南田村祖
全夫諸生父龍溪恩貢生皆贈中憲大夫如先生官先生
少有神童之目十一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十六歲補邑弟
子員以選拔貢成均庚寅辛卯聯捷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
修甲午典試湖北乙未充會試同考官旋轉河南道監察御
史巡視西城嘉慶丙辰升兵科給事中辛酉補刑科給事中
巡視東城甲子出爲浙江溫處道己巳因事望謫部議降調
遂解組歸先生遇事敢言其初轉御史也奏各省首府宜請
旨簡放以杜夤緣直省督撫政治宜令學政隨時稽察以

防弛縱京師各門宜嚴章程以杜勒索均下部議覆廣東海防舊分三路以廣州為中路惠潮為東路高雷廉為西路前明倭寇來自閩海東路實為咽喉今則中路東路為總督提督駐劄之區獨西路僻在一隅而廉州一郡又與安南接壤海賊恃為接應銷贖之地久之遂與陸匪相連結接濟糧食器械又導之掠人口劫財物懸所得男婦姓名於通衢限日取贖近海居民稍有力者遷居避之輒訪其父祖墳墓插標勒金否則發掘無餘人人震恐先生丁巳奉諱家居備悉情狀辛酉服闋後即據實陳奏明年又奏緝捕洋賊事宜其畧云今春以來凡離海五十里內外處所掠財帛焚廬舍劫人口不一而足其尤甚者在高州有青平墟橫山墟數百人焚劫殆盡在雷州則有海康縣牛路村陳家被劫男女七名口

遂溪縣那郁村梁家被劫男女十八名口陳村陳家被劫男女八名口俱勒銀數千或至一萬兩查屢次由海上岸之洋匪率不過一二百人至行劫時輒有陸居會匪多人持械助兇每行劫後又在海濱招夥給丁壯等安家銀每人數十兩誘令下海沿海居民類皆自少採捕為生習拳勇熟水勢向為匪等所畏懼自經匪等招誘從匪者往往而有因思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可以為盜即可用以捕盜似宜令地方官明張告示有能相率出洋勦捕或乘匪等上岸併力殲擒送官驗實者除將所得軍械交官外其賊物船隻併陸路上或有匪黨產業一概給予獲匪之人充賞即已經聽誘下海之丁壯若能設法殲擒多匪連船械等物運米投首亦准免罪為民一體給賞其擒獲勾引助兇之會匪確有證據者亦照此

辦理則當該匪行劫在塘汛切近之地官兵自可聞信趨剿或官兵未到之時丁壯亦必圖賞力捕仍須令地方各官詳稽戶口妥編保甲以清續行入匪之源於各埠頭訪拏濟匪糧物於各市鎮嚴緝代匪銷贓以絕水陸勾連之路庶幾洋面肅清而地方可臻甯謐矣奏入 上召見詢問再三追之溫處新任卽飭令各營武弁協同畫工出海繪浙閩海洋全圖纖悉僅具每汛口弁兵稟報殺賊情形及道里遠近稍有虛妄必加申飭與提督李公長庚深相結納凡接見武員必加禮曰海氛未靖正武夫効命之日也向例擒獲盜夥多或百餘名少或三四十名除各船盜首外其餘大概審問某年下海有無與官兵打仗有無過船接贓問者輒以爲煩先生按名喚訊無論老少不遺一人語屬吏曰問官高坐堂上不

過盡一日之勞猶以爲苦武員冒險捉賊其苦更何如也巴圖魯一等侯德楞額奏奉 命按閱閩浙營伍議於各海岸添

設兵弁晝夜巡邏不許一人下海令水米器具無所接濟不

數月可盡斃侯風采嚴厲屬吏莫敢置對先生進曰侯未身

履其地也閩浙兩省皆環海居民耕田而食者十之五捕魚

爲業者亦十之五若禁其下海則數萬漁戶無以爲生激變

之咎誰當任之侯默然久之曰君言是也永嘉有胞弟誤用

屠刀格兄致斃聽訟師指引認木柴毆傷刑訊十年獄未具

先生曉之曰汝明驗刀傷早以誤殺援赦木柴斃命則故也

非誤也訟師利汝財以延歲月耳犯大驚叩首於階曰公活

我指使者實某也先生按律定擬並置訟師於法一時稱爲

神明其遇事平反多此類當降調時制府阿林保調兩江總

督欲奏調江蘇辦理河務新制軍方公維甸又欲以諳練海疆奏留原省補用先生並辭遂歸生平博極羣書嘗取漢書史記十三經註疏凡陸德明經典釋文所未備者錄之為經典釋文附錄又著歷代音韻流變考鄰舍不戒於火並所藏書俱燼後欲重輯之而未就也戴東原吉士應 詔至京一見輒心折所校水經注先生指其訛舛處東原以限於官書未能更正常以為恨邵二雲編修著爾雅正義成質之先生為駁正三十餘條歸里後修雷州府志海康縣志制府阮公修廣東通志聘先生出總纂志事兼掌粵秀書院庚辰十月通志草稟畧定即歸歸二十五日而卒年七十八歲著書已刻者呂氏春秋正誤二卷淮南子考證六卷楚詞韻辨一卷測天約術一卷臨池瑣談一卷賜書堂集六卷未刻者大戴

禮記正誤老子正誤荀子正誤天學脞說一卷營兆約旨一卷囊玉秘旨別傳一卷子三人箸先卒簡優貢生旌邑庠生

監察御史鄭公傳

吳應達

公諱士超字卓仁一字貫亭其先福建永定人十三歲隨大父遷居廣東陽山遂為陽山人家貧挾書而牧一日薄暮不歸家人往視之則牛已逸而公讀未輟也陽山有李濟堂者見公文而奇之妻以女其後濟堂以亢直忤眾陷死刑公徒步百二十里赴連州訴於官中途遇虎從者戰慄無人色公不為動虎忽搖尾去而濟堂竟得昭雪焉年二十二始入籍陽山補弟子員乾隆癸卯舉於鄉乙卯成進士官工部都水司主事升營繕司員外郎再遷郎中轉浙江道監察御史公在部十年悉心綜核吏無所上下其手遇長官議不合必據

例力爭既任臺諫益思報稱念本籍海盜未靖而番攤館最
 為盜藪具疏切陳又奏劾違 旨屈膝長官不加訶禁者由
 是直聲大震乙丑請假修墓建祖祠置義田若干畝於本族
 立義倉即以供祭餘穀公諸族眾春貸秋償著為例明年假
 滿入都復補原秩乃上疏曰臣籍隸廣東請假回籍竊見各
 府州縣盜賊充斥奸宄橫行風俗敗壞民生窮感地方官不
 肯認真整頓誠恐日久患深非所以仰體 皇上肅清吏治
 綏靖海疆之至意臣職居言官誼切桑梓謹就見聞所及臚
 列五條敬為 皇上陳之一粵東海盜向在外洋肆劫近年
 以來沿海口岸及內河之盜較外洋為尤甚從前地方官規
 避處分遇報劫重案逼令改盜為竊改多為少改白晝為黑
 夜今則諱有作無輒擲還原詞不為伸理或反坐誣控畱難

事主不顧冤抑是以盜風愈熾劫人取贖公然於沿邊港口
 設立稅廠商船俱納洋稅上年關書王洪被劫地方官束手
 無策捐銀貳千兩贖回道省詫為異事又於離省六七十里
 之荔枝園汎獅子實汎一帶有成船十六七隻沿海大掠炮
 傷客民折毀營汎經途二三百里為期兩日有餘所過塘汎
 十有餘處掠心腹之地如入無人之區實為從來未有就現
 在情形而論治內河之盜較之外洋尤難刻緩一奸徒結會
 拜盟言語舉動皆有暗號以自別識其尤兇悍者身帶雙刀
 橫行無忌名曰大貨手廣州南雄韶州等屬尤甚清遠縣官
 親鍾姓至水西鄉征糧調戲婦女被毆會匪乘機搶劫王水
 生等家挈眷奔逃迨事定回歸又被英德會匪邀劫財物並
 婦女多人此案並未聞該縣作何懲辦又英德縣闕姓二十

餘家亦被土豪羅壽元帶領會匪數百人搶劫一空至今案懸三載並未將被告拘到一人質訊一次縱盜殃民莫此爲甚黨類繁多布滿腹地勢必釀成大患如博羅之陳爛屐四一案其明證也一棍徒開設賭局名番攤館招集無賴凡勾通洋匪之土匪及四鄉漏網案犯多溷跡其中前經臣具摺奏明請旨飭禁不過數月此風又熾現在城廂內外開設紛紛附郭南海一縣卽有七八十處佛山鎮亦四五十處前者荔枝園劫掠一案經各紳士等聯名以此案盜匪明係土匪接引欲除土匪亟治賭場等情具控乃各衙門祇以飭拏究等語批示塞責開設如故各衙門長隨吏役人等互相盤結收納贓銀以四十五日爲一衙名曰納衙銀歲計巨萬足抵一歲錢糧當盜賊充斥之秋閭閻切齒之事而布滿於耳

目共昭之地屢奉飭拏竟置不理何怪盜賊橫行殲除無自一鴉片煙乃淫藥之一種而爲害尤烈例禁昭然豈容藐玩近者省城內外公然開設煙館工商士庶靡然成風宴會則以之欸客嫁娶則用作妝奩廉恥喪盡可爲痛心現由閩粵延及各省以至京城內外亦均有私販私銷之處粵海監督稽查洋船貨物是其專責聞該處把口書役人等遞年坐抽私稅盈千累萬因而擅放入關直行無阻該監督亦難保無收受陋規通同放縱情弊應請旨飭令該監督砥礪廉隅認真防範毋許絲毫透漏其從前已經私運人關者恐一時未能淨盡查該國夷船一年一至應請以一年爲限倘一年之外仍有私販私銷者無論何省破案不惟照例議處必嚴究該關監督及書役等賄縱情由無使不肖之員冒輕罰而

貪重利以至流毒無窮一粵東浮收錢糧積弊多端臣籍隸陽山請以陽山一邑言之陽山每稅一畝無閏年額徵銀一分六釐五豪舊規納銀二分有閏年額銀一分七釐舊規納銀二分二釐又每稅一畝額征米四合八勺一撮舊規按餉數核算納赤色條米四兩零銀則自封投櫃庫房收割票銀一分米則赴倉交納倉房亦收割票銀一分惟零星小戶統計米銀及割票準銀匠包收銀二分六釐自乾隆三十年以前照舊投納無異至三十四年以來歷任遞有浮收年加一年任加一任現在每畝例收銀一分六釐五毫者收至三分八釐至四分不等其征收米石自四十八年後改爲折色每米一石折銀二兩五錢現在折至五兩三錢較之時價極昂年分亦多至一倍有奇其零星小戶向準銀匠包收銀二分

六釐者現在收至一錢五分至二錢不等銀米割票從前收銀一分者現在收至六分至七八分不等通邑錢糧銀不設櫃米不交倉皆係圖差及銀匠包攬而銀匠公然於鋪面張挂錢糧總局字樣所收錢糧彙總交官官既取足浮收之數又復短價發給採買該匠勢難賠墊因而浮外加浮官則剝匠匠則剝民以致貧民無力完納積欠愈多而地方官催征積欠尤肆橫行一戶未完輒勒令同戶殷實之丁代爲完納名曰掃戶甚至折毀民閨門樓房屋鎖縛民開祠堂木主當街管責往往一家欠糧數家破產催科法變人人自危重斂虐民伊於何底伏乞 聖上飭下該督撫轉飭該縣嗣後一切遵照定例銀則自封投櫃米則征收本色其銀米割票仍照舊規取銀一分毋許多索其零星小戶雖準銀匠包收務

照舊規二分六釐之數不得再有加增倘是年米糧價值實有不能循照常例之處請令該督撫榜示通衢示以確數令小民遵照輸將至征收舊欠務將實欠之丁按數催追不得拖累別丁並通飭各州縣有似此包攬浮收及拖累者一體嚴禁庶苛政不行小民得均沾樂利於無窮矣以上五條臣在籍年餘見聞確鑿事關地方積弊伏乞 皇上嚴飭該督撫悉心查辦並將何如實力整頓緣由先行分晰具 奏庶封疆大吏認真一分即地方受一分之益矣疏上奉 旨申飭督撫按欵明白回奏其催科非法之知縣即行革職是年冬又奏封事一件 上命軍機大臣面宣 諭旨公感激 聖恩益思有以建白隨轉廣西道署禮科給事中轉掌河南道事忽得疾十口遽卒年五十有四公天性嚴正生平未嘗

作草書即爲學徒評隲文字亦無率筆弟國超早失明同至京師病亟日叩頭籲天額爲之腫會考試差以弟新喪堅不赴體本豐腴自兩遭親喪遂至終身骨立云

吳應遠曰士而至於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與宰相爭得失凡天下之利害其親見者吾言之其未親見者吾亦得言之言之而果是天子以爲忠者之而未必是聖主不加誅宰相不以爲忤位諫官者榮矣哉而世之依阿澆忍者乃隨俗俯仰瞻顧嚙嚙抑獨何也公體不及中人其言呐呐不能出諸口而遇事敢言不避權貴乃若是殆不愧古之直臣矣

虎門左翼總鎮黃公傳

吳應遠

公名標字殿豪南澳人隸籍香山幼孤負薪奉母弱冠充南澳步兵以次拔至香山縣守備時尙未知名也乾隆五十五

年擒獲洋匪吳昌盛等又勦滅狗頭山賊授都司始爲總督
福公所知數年擢至左翼鎮總兵官前後手縛賊六七百人
沈盜艘無算公身長八尺面赤赭能開二石弓左右射又善
占雲氣測風雨著測天賦及海疆理道圖凡東南水道淺深
險易之處如指諸掌嘗曰水戰與陸戰不同全在驗風旬識
水性司命寄諸舵可以轉逆爲順故每戰必親操舵援桴以
鼓發礮縱火如弄丸一舟先衆舟尾之浪高如山隨風上下
賊望見旗幟卽遠遁故所向有功嘉慶五年奉 旨賞戴花
翎 命繪象以進異數也七年九月博羅會匪陳爛屐四盤
踞羅浮山制府檄公會勦賊聞風奔竄一晝夜直擣巢穴事
聞賜白玉攀指鑲嵌帶頭大小荷包各一對晉封武顯將
軍八年 月偵知海賊大隊出掠與提督孫全謀率舟師勦

捕賊遁廣州灣灣險不可進公曰守其隘口不半月賊必乏
食可盡殲也孫以相持日久有風濤患議分兵守實妒公功
而欲養寇公力爭不得拊髀歎曰此機一失海氛無已時矣
賊悉公勢孤冒險突圍出公知衆寡不敵引師退憤懣成疾
卒年六十二病中猶大呼縱船縱船云公自結髮從戎出海
未嘗失利率擒賊殲其首惡不妄殺一人所獲贓物以其二
分士卒其一儲修船費降者量才委用俾自効擢顯職成良
將者殆不止一二數云子四人次子琮現官千總
吳應達曰粵中雖婦人孺子無不知有黃總鎮者海氛不靖
垂二十年微公則海濱居民糜爛久矣惜哉使廣州灣之策
行奚事後來招撫之紛紛也公乘馬張蓋觀者塞途一顯官
也及登舟則衣短後衣大布裹頭與士卒飲食同卧起故人

樂爲用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茲

勞莪野先生傳

吳應達

莪野先生諱潼字潤之南海人世居佛山會祖獅歲貢生官
瓊州教授從祀鄉賢祠祖仁歲貢生官乳源教諭事繼母以
孝聞父孝與舉鴻博未用以拔貢生出宰鎮遠卒於官先生
幼聰穎母談太孺人常於榻上口授毛詩輒能成誦爲諸生
以毛詩應試兩薦不售或勸其改經先生曰吾不敢忘母教
也乾隆乙酉科以第二人冠其經丙戌應禮部試不第座主
盧紹弓先生視學湖南召之往至冬乃歸談太孺人思念殊
切抵家時漏三下跪太孺人榻前太孺人且泣且撫之曰其
夢也耶先生悲不自勝自是不赴禮闈侍養十有六年而太
孺人卒先生既家居奉母絕意進取遂毅然以倡明正學利

濟鄉黨爲己任其論學也以窮理篤行爲的謂學者能由乎
此上之可至聖賢下之亦足寡過若遺棄事物以求靜虛必
至放逸恣肆流爲無忌受學者歲常數百人立學約八戒約
七曰苟犯此者勿入吾門又以爲德不本於孝則非德教不
本於孝則非教故每歲授徒必先講孝經而後及其餘又以
人才之壞由於師道之失師道之失由於養蒙之無基作師
鑒及訓蒙論以勉世之爲蒙師者嘗曰今人登科第不必謝
其師之功若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則當咎其師之過孟子曰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何嘗曰子弟從之則富貴利達哉
其立教如此初佛山合十堡立社倉發倉之銀例貯官庫出
入胥吏百弊叢生九堡患之遂棄而歸於佛山且約曰甯朽
腐必勿發戊戌大饑先生議捐賑且出粟平糶衆持不可先

生曰積粟以備荒也若棄而不用何以積爲爭之甚力卒出之而米價頓減丙午丁未歲再饑仍出粟勸捐不足則議於佛山鋪戶取其租二十之一得數千金糴於西省乞上官免稽核銀米之數知府張道源陰遣人覘之見在事諸人儉於自奉而規畫有法則大喜更捐俸五百金助焉所活無算乙卯又饑饑而不害皆先生力也先生復憾先事無預備之策臨時補救所益無幾宜立義倉名隸於官事理於民司事者公舉一年而代無得擅借升斗歲羨所入以糴穀毋貯銀侵漁者罰之所以矯社倉之失也請於上官皆曰善又念佛山水道壅塞作清涌管見一篇大畧謂清涌之利有四曰備旱潦曰利舟楫曰除癘疫曰資防禦反覆千餘言上其事於督撫皆報可且議鋪租之外益以田租亦二十取一如捐賑例

工費具足會有撓其事者先生以桑梓之利垂成坐廢憂憤成疾談太孺人之卒也先生哀毀骨立杖而後能起家人或失先生所在於殯所覓之則已慟哭失聲矣太孺人性嗜禾蟲醢及膾魚子其後偶遇二物輒流涕又痛父歿時不得躬視含殮故以蕘野爲號其自序孝經考異選註曰年來風木久悲迴念平生子職之虧無從追補故勉輯此書俾後生輩有所觸發早供厥職勿如予之抱恨終身也讀者皆爲流涕嘉慶辛酉春先生病甚一日顧家人曰吾病縱不治幸兒女皆侍側亦復何憾獨痛吾父歿時子女四人無一在前者甚可哀也因伏枕嗚咽尋卒先生立身狷介非公事於當道不投一刺其持正守義強毅之氣見於詞色及接引人物則和藹可親煦煦然惟恐傷之也自奉甚儉布衣粗食終其身少

以六事自期曰傳先集葬先墳建宗祠濟族人定世居報知已後乃語所知曰諸事皆次第就理惟報知已有所未盡或曰君於馮潛齋盧紹弓兩先生皆視猶父潛齋晚年供給尤至甯不足以報知己耶先生曰是報恩耳非報知己也師所期於余者在立身行道之大節豈萎萎於有無緩急之際耶所著書已刻者四書擇粹十二卷孝經考異選註二卷救荒備覽四卷四禮翼一卷人生必讀擇要四卷荷經堂彙四卷未刻者興觀錄朱子學粹追慕繼志編養正編周易擇粹呂語擇粹先正格言名論拾遺讀史隨筆古事拾要藏於家子五作栢作楫作栢作幹作椿

吳應遠曰遠兄弟皆從先生遊見其純孝性成終身如一日嘗言後世庠序之教不能如古所恃以善民心者惟在重小學三代井田之法不可復行所恃以活民命者惟在謀積貯故平生致力在此兩端嗚呼先生雖未用於時而所裨益於世道人心者亦已大矣竊謂宜奉木主於鄉賢祠使後來者有所矜式不揣固陋間取其嗣君所為行實編次為傳甯詳毋缺俾後之徵文獻者有考焉

長壽縣知縣曾公傳

吳應遠

公諱受一字正萬號靜菴東安人康熙乙卯拔貢乾隆戊午鄉試以第二人冠一經庚辰棟發四川初署琪縣至即創南廣書院增設膏火作勸學詩百韻諸生斷斷向學每歲農時巡行郭外作勸農憫農歌令兒童歌之凡賓興鄉飲讀法諸令與他邑令所視為具文者公必敬謹行之旋調江津江津號難治又值歲荒公聯邑人作救命會以有餘貸不足明年

秋熟捐穀千石勸民立義倉作訓俗瑣言以教愚民於署前立旌善坊大書邑忠孝節烈諸士女名氏民俗丕變人稱曾夫子而不名乙丑以署合州事降秋囊篋蕭然江津人釀金資之癸巳開復補長壽其治視江津甲午乙未兼攝巴縣時金川軍興絡繹公不累民不悞公供帳悉辦戊戌解組歸珙人預奉主人名宦祠巴人作四有亭以比鄭子產而江津人則建坊於城南官道建祠於通泰門內曰曾夫子祠公所嘗蒞事如涪開綦江閬中廣安諸邑民過祠者咸瞻拜伏謝每歲八月廿七日爲公誕辰紳士耆老咸率其子若孫具衣冠陳酒脯鞠脰頌祝門外設俳優陳百戲爲樂三日乃罷公少時讀朱子四書有所得輒劄記其旁及上方殆遍嘗曰集註主釋經貴嚴約而不得盡其詞故作或問以暢達其意並著

前人立說之是非蓋註舉其端問竟其委註釋其要問備其義註採程門諸家之精粹而問辨程門諸家之得失故讀集註者必讀或問然後詳悉無遺纖微必晰又考洙泗以來淵源授受下迨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釐其次序曰尊聞錄漳浦蔡文恭公謂其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真之防非一人之書而天下萬世之書也又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旁及諸史著學古錄六卷朱文正公謂其所志者正所學者遂讀之見末知本想見古聖人禮樂刑政之迹之心是爲有本之學有用之文致仕家居講學授徒復著易說四卷春秋四卷四書若干卷卒年七十七

黃烈婦傳 有序

吳應達

彭東郊先生示余黃烈婦傳詳而有法先生卒遺文散失而余亦不復記憶僅傳其大畧使不致湮沒云爾

高要水口村有殉夫而死者為賣酒者黃宇佳婦李氏村夾溪而居賣酒肆距家約半里乾隆己亥七月宇佳病肆中婦往侍疾三日夜目不交睫既而病劇婦亟歸更易服飾比氣絕即奔投溪中家人掖之不得死則以頭觸地昏絕者再當是時宇佳未殯其弟宅佳倉遽抱襁褓兒置婦前請立為兒後令家人羅拜之乞無死久之婦乃言曰吾夫得此庶幾瞑目叔善視之吾志決矣又顧其妾曰若能撫此藐孤使有成立上也並從亡人於地下次也兩者不能行可也吾志決矣語畢即起入閣閣闔登樓樓門亦闔急披篋得信石向所藏

以殺白蠟者遂吞之家人出死力折肩掖婦出出則索梳櫛理髮未竟而手爪皆黑急灌以藥隨灌隨吐至不能吐而烈婦卒矣家人合葬於某原葬後墓門常有白氣霧鬱數月不散云

吳應達曰烈婦無子以死殉夫義也然已立後母乃太激歎士不幸生當亂離之際苟緩須臾無死其後有求死而不得者後之人悲其遇惜其才而不能不傷其節是故需者事之賊也烈婦之所見亦卓矣

薛貞女傳

吳應達

貞女薛氏名七妹順德人父裔榮四齡失怙母陳氏以女許字同邑倫濬鄉鄭氏子蔭嘉慶元年某月日蔭卒母聞訃秘不令女知久之女聞其事涕泣不食母慰之曰兒雖有一兄

兩姊妹然皆莫兒若兒無自苦以戚我兒不得歸鄭氏命也貞女則愈飲泣不語而其里中譚姥者女俠也能為人緩急貞女則私與謀曰母之愛我姥所知也母必改字我我將死姥倘有意活我乎姥曰然則為之奈何貞女曰姥能以我歸鄭氏是姥活我也姥私計距鄭氏且百里非舟楫不能達而女年少守節固未易易遠巡不即應女則要之曰我言且洩姥即不許我我請畢命於姥前翌日早起失女所在則譚姥已挈女歸鄭氏矣既登堂撫棺大慟姑某氏痛哭撫之乃遍告宗人成納婦禮居三年得蠱疾手足腫如匏垂五年以至於死嘉慶九年六月二十日貞女薛氏卒年二十有五以其月日合葬於蔭之墓

吳應達曰貞女吾姨也嘗聞婦言貞女寡言笑不喜妝飾每

姊妹行相聚語則默然端坐而已是其貞靜之性有過人者乃天既阨其遇以顯其節亦且悲其節而故促其年彼蒼蒼者豈無意歟時雷州陳觀樓先生將修廣東通志余思上其事於先生故述其梗概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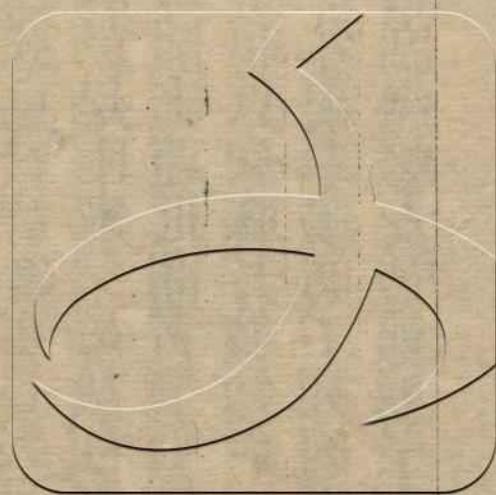
書鍾錫朋

吳應達

鍾錫朋新會人從余受學三年矣年十六忽得奇疾兩足不能任其履由趾而脛而股至股則不能坐而臥既而至腰至脅至臂則兩手不能舉箸日偃臥牀上若僵尸然非人不可轉側或曰病由上而下者順由下而上者逆此逆證也故不治然而目眈眈神色如故飲啖如故三十日不如廁亦無所苦醫至皆瞠視不知所以一日忽大呼曰我去矣語不類錫朋音祖母曰此固吾家也兒去何之曰我與若有夙冤今將

與俱去耳問何寃曰言之無益也祖母曰寃可結獨不可解乎吾八十龍鍾僅得此孫君忍奪之去耶曰此則萬萬不可爲力矣於是祖母哭衆皆哭久之錫朋張目視父母視祖母氣遂絕余聞訃悲不自勝錫朋爲人樸魯無虛僞每早起就書案必端坐從容展卷徐徐吟哦頃之誦聲大作衆竊笑之不知也好抄集先正格言所爲文經余改定必再錄一過暇則默誦之每出必告約某時返必返無後時者錫朋既卒未殮忽有少女號哭而至則所聘黃氏婦也先是女父母使媪視錫朋病媪歸言病不可治狀女則飲泣卒之夕女覺有物瞰其帷微聞歎息聲乃去心疑錫朋死比曉訃果至女逕歸鍾氏當是時舉家旁皇無所爲計而女之父母繼至兩家合勸之歸祖母更輟泣謂之曰若誠賢得孫婦如此是我無孫

而有孫也顧來日方長守節大不易汝有是心足矣汝聽我老人之言隨父母歸可也女固不可則手捧茶哭而跪於尸前曰疇昔之夜歎息者非君耶妾今歸爲君守貞矢死不二君果有靈當飲此是君許妾也且哭且啟其口口張徐徐咽下咽已合如故於是兩家父母及在旁觀者皆大驚且泣旣已無可奈何乃罷去遠近聞者嘖嘖稱異事今歲己巳距錫朋死九年矣余晤其父聯芳翁知貞女事翁姑孝日閉門作女紅足不出戶外竊幸錫朋不死因書其事以俟鍾氏子孫他日有成立者庶幾彰女苦節取予言爲左券云



資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行狀

管同

王公諱昶字德甫一字述菴世居江蘇青浦高祖懋忠明末
幾社中之一人也曾祖之輔祖璵父士毅士毅徵蘭而生公
故公又自號蘭泉少有才名乾隆十九年舉進士二十三年
上南巡召試取第一名賜內閣中書行走軍機處遷刑部
山東司主事擢江西司員外再擢江西司郎中連充纂修及
會試同考官三更京察皆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三十三年兩
淮鹽使提引事發坐言語不密免當是時緬甸未平故大學
士阿文成公總督雲貴奏請以公從未幾阿公罷溫公福代
爲總督畱公軍營中如故三十七年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作
亂上命溫公移師征之仍奏以公從會上復起阿公會
勦公又參阿公軍事凡公在軍中九年奏檄之作多出其手

以功除吏部主事擢員外旋擢郎中四十一年金川平奏凱
還京師擢鴻臚寺卿仍依前行走軍機處 上召見詢軍營
事條對甚悉 上喜命纂平定金川方畧卽以公充纂修官

上復問曰往者溫福軍營潰亂南路何以獲全軍公對曰
以臣所見此副將劉倬劉輝祖及奎林力戰之功也且奎林
無他長獨能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感其恩心皆堅定故衆潰
而彼獨全軍 上笑曰奎林信有微勞特性情乖異耳當是
時奎林蓋不當 上意而公對質直不詭隨如此轉大理寺
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爲江西按察使是時江西多竊
盜公至下令嚴保甲禁惰游不一月而盜滅江西民故善訟
族有祠堂蓄貲財爲爭訟費公曰祠堂者所以尊祖敬宗敦
孝弟而講媾睦奈何用爲姦利藪再若是吾當代若祖父焚

之令既下爭訟亦稍清丁母喪歸服闋起爲陝西按察使石
峯堡回民作亂防禦有功遷雲南布政使調江西入爲刑部
右侍郎執法稱平累奉 命讞獄江南湖北務在潔已奉公
杜絕賄賂初公自爲正卿以老乞休 上知其才輒不許五

十八年公之年已七十矣 上鑒其誠命以原官致仕嘉慶

元年 高宗皇帝禪位 今上召公入與千叟宴賜賚有加

四年正月 高宗皇帝崩公聞奔赴 上因垂問吏治民情

命繕寫密封以進公具奏其語密世莫得聞公既罷官所

餘俸率以修宗祠置義莊家無餘蓄既而分賂雲南銅鹽虧

空乃盡舉田宅入官然訖不足償當事者知之爲奏請得展

限完繳嘉慶十二年五月七日公感疾知不起口占遺疏授

其子遂卒年八十有一公少有才名而性尤好學雖戎馬倉

卒其於書未嘗一日廢漢宋之學皆深究之亦頗覽浮屠家言然不爲所惑文學宋明務在明道釋經非是者不苟作詩兼唐宋諸人之體讀其辭和易而優柔可以見其懷抱也平生愛獎與後進而其心則尤以主持風教爲先當其予告歸里也適蘇州有撻辱諸生之案公遺書學使侃侃責之又嘗病士習軌馘氣節不立寓書與秦侍郎瀛索東林志欲刊之以爲多士習論者謂之風槩不愧爲幾社後人云生平著述甚多已行世者春融堂詩文集金石萃編湖海詩傳續詞綜其餘尙四十餘種藏於家公無子以從弟曦之子肇和爲嗣

張大鵬傳

管同

張大鵬陝西紫陽人子曰楚常希賢紹堂孫曰應朝應邦應

選應達應祿應愷應試應爵惟應朝應邦應選嘗入學爲諸生餘皆布衣無爵位而咸篤於忠義嘉慶元年賊犯紫陽洞汝二河是時官軍未集賊勢頗張居民惴恐大鵬獨與其子孫出家財募鄉勇八百餘人助有司爲守禦未幾賊掠龍形響水二溝楚常率衆擊之殺三人遂前攻賊寨值山峻霧作中傷而歸後三日賊至大水滿觀音堂地紹堂率衆擊殺賊魁王正穆等六十餘人又三日希賢與賊戰於桃園復殺其魁巫雲富等三十一人當賊之起勢特猛銳雖官軍亦避其鋒至是連見殺傷意大憤十一月朔遂率其黨數千人蠡擁而至希賢首出逆戰中槍死紹堂率衆據險隘入賊隊中復爲所殺大鵬氣益奮更率其孫應達應祿應愷應試等持械深入衝突躍呼所殺傷甚衆以衆寡不侔五人皆戰死而應

爵亦被傷於是應邦應選走赴陝甘總督宜棉營請軍進勤
 居無何遂與官軍破賊於米谿十二月應選復自募健勇六
 百餘人攻賊於五作雪地賊眾殲焉事聞 上嘉獎特命應
 邦以訓導卽選而應選卽予訓導職銜是歲也應朝投效四
 川軍營渡河溺死 上命與大鵬等皆入昭忠祠初張氏父
 子及孫凡十有二人自賊之興戰死者七人溺死者一人傷
 者二人至是生而全者應邦應選二人而已及明年賊犯紫
 陽縣城應選復募二百人赴城救援四年五月賊犯西鄉五
 年十二月賊復至紫陽應選率兵防禦皆有戰功
 贊曰當賊起時諸省士民招鄉鄰結營寨助官軍而殺賊者
 蓋亦有矣論忠義之尤則未有如紫陽張氏者朱主事桂楨
 屬予記其事予因爲張大鵬傳或疑大鵬身爲布衣非有官

守之責奈何捐軀糜家率子孫死賊手詩不云乎率士之濱
 莫非王臣彼有官而全軀畏死者則可議矣若大鵬者胡忍
 議之也

華陰縣丞王君傳

管同

王君名銑字礪可常州武進人七世祖章明巡視京營御史
 崇禎十七年死闖寇難諡曰節愍子之柯以父蔭授錦衣衛
 指揮僉事其弟之斌官兵部職方司主事出爲金衢監軍道
 大清兵破義烏不屈死後 賜諡曰忠節君則指揮僉事
 後也幼讀書慕宋明道先生程子爲人自名曰景顛補府學
 生繼入國子監乃改今名君九試於鄉不得舉後以四庫館
 膳錄勞得縣丞發陝西權署數縣主簿典史十餘年始咨補
 華陰縣丞在官不二年而陝西有教匪之亂初教匪起於湖

廣僅數百人勢微矣 朝廷命總統將軍督撫諸大官帥兵討賊計其功當且夕就居無何乃蔓延入川陝數省騷動訖數年然後殲滅云君官華陰大吏調守山陽豐陽寨君則糾聚義勇八百餘人勉以忠義且教之戰法不一年其兵皆可用嘉慶二年賊大隊犯陝一由盧氏入維南一由鄖陽入武關關中大震是時山陽知縣高肇普請調君同守縣城君得檄即由豐陽入縣城預為死守計而以所糾義勇隨大營聽調用義勇遇賊頗爭先出死力值將帥非其人遂盡殲焉君聞為建祠山陽南關勒文誌名姓哭而奠之觀者皆泣下明年君有運餉之役始賊既退君且歸華陰大吏又調赴洵陽理撫郵事知縣某者貪酷吏也私約與君分賑項君駭然曰此何時君安忍言此某恨甚思中君即薦君以是役二月十

二日君運餉宿鎮安廟溝驟聞賊首高均德率眾至兵役懼勸君逃君怒叱曰死吾分也逃何為明日黎明君護餉出山溝後路突有二賊率眾躍馬來直顛君墜地賊亦下馬持君手意殆欲君降君奮罵曰我運糧縣丞王銑也汝等負國家為叛逆行且誅屠無噍類即奮左手拔刀斫賊賊大怒猝君投坡下叢刺之中五十餘槍剖腹割耳鼻死從役李金亦同死焉死後七日知縣蔡瀾獲其屍漢中府知府趙洵視含歛事聞 勅賜蔭卹視他陣亡者有加君祖綸宣學廩生父承恩不仕子韞輝今龔雲騎尉贊曰君家世居常州奔牛鎮自節愍忠節兩公皆殉明難而君又以死事繼之人皆謂奔牛王氏忠臣家也雖然兩公值國破君亡死何足怪今天下方享太平教匪之起鼠竊狗盜

安足置齒牙閒而顧使清貞強幹之材用不得施糜身於盜
 手傷已釀賊禍者誰與不盡君才而置諸死地者又誰與或
 曰君之生也其父蓋夜見節愍公而君幼夢賦詩已有壯士
 忠魂之語然則士之死於國事者其亦天實爲之而初無關
 於人事也耶嗚呼是則予所不知也已

江處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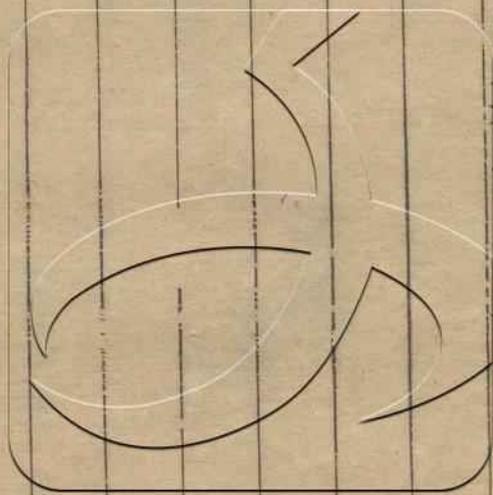
徐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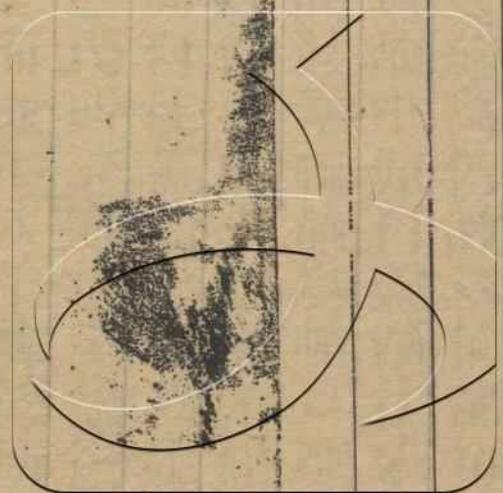
江處士名嗣珏字兼如一字麗田歛之江村人族祖天乙事
 載明史忠義傳處士生而穎異髫髻時即有出塵想年若干
 從叔某業鹺維揚貲積巨萬卒無嗣處士以序應爲之後族
 中有歆覬之者處士遂辭焉曰吾將從葛稚川陶通明於白
 雲丹井外安用是區區者洵我爲耶迺囊琴襪被遊覽輿勝
 嘗北走燕薊東瞻齊岱南浮江湖至則作爲詩歌以見其曠
 逸之趣晚構一室於黃山之澄相源琴卷之外別無度貯居
 之泊如也西江使者梅公某屢辟不起作却聘詩以見志處
 士善彈琴精於審音疏越之傳韻旨冲淡古懷昔樂庶幾上
 世惜無聞而識其微者性喜流水每素波橫川清泉映沼依
 林列磴竟日忘返嘗與緇素者流爲物外之交族友中有方

雅之士或招致則爲欣然出山與盡亦飄然而還與同里巴
廷梅交最善巴爲造琴臺於黃山之始信峰其文殊臺亦有
琴几焉黃山寬絕萬仞故稱仙都每風和月霽撫絃動操巖
谷響答煙磷氣馥中如有靈蹟往來在其指顧山有白猿魁
虎壽千年矣聞鼓琴輒俯身帖耳馴於側素蓄一鷓雞聞其
聲卽舞蹈若赴節者處士終身不婚娶亦不蓄奚奴嘗有句
云孤到山僧尙有徒蓋調之也營生壙於山之雲谷或偃臥
其間一日在巴氏所天寒甚雪急辭歸歸之明日沐浴更衣
與山僧別趺坐而逝年八十葬於所營壙所著有琴譜詩集
先已焚棄蕪湖甘銘爲誌其壙且表之曰詩人江麗田之墓
云

贊曰余始至徽聞處士辭後讓費事歎曰雖漢之丁鴻無以

過之及遊黃山登琴臺觀其族人太守恂遺碣山中人齟齬
道其軼事則又有宋林逋明孫一元之高趣焉清風亮節將
與茲山無極嗚呼其曷可沒哉





鄭湛若傳

吳蘭修

鄭露字湛若南海人年十三為諸生居恆慷慨以才略自負
 念海內多事遂為劍槊韜鈴之學會上元跨馬夜出觸縣令
 前騶令怒詳於學使削其籍時崇禎七年也乃走廣西窮歷
 諸郡山川阨塞游於岑胡五土司為瑤女執兵符者雲韉娘
 書記述其風土儀物為赤雅三卷文飾古藻往往過實然其
 言曰先王建国必因山川審遠近故建瓴之勢立指臂之義
 順勢立則內強義順則外服然後霸王之業可成也若割兩
 江東包廉欽潯鬱以北盡乎宜輝屬之南甯使自為牧鎮則
 兩江谿峒可馳尺版而服即用兩江之兵南略交阻此指臂
 之義也桂林故衡湘地形勢衰延首起衡嶽腹盤八桂尾達
 蒼梧湘灘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焉割衡永

柳道諸郡並隸廣西封略偉矣此建瓴之勢也又述岑氏兵
 法能以少擊衆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
 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伍爭
 救之一人戰歿左右不夾擊者斬一伍之衆皆罪一伍赴敵
 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一伍戰歿左右伍不夾擊
 者斬一隊之衆皆罪不如令者斬退縮者走者斬言惑衆者
 斬敵人衝而散者斬敵以金帛遺地拾者斬論者以爲鑿鑿
 可用非文士曼衍之說也當是時關中已陷河南江北流寇
 四起湛若浮湘而下轉徙吳越聞明年北走燕趙賊勢益熾
 冬十月愍帝下詔罪已慨然有求賢四方之志而湛若孤羈
 逾歲裘敝刺滅卒無所遇遂南歸我朝順治二年唐王據
 福州起爲中書舍人甫三月引去五年永明王據肇慶復起

就職七年二月奉使還廣州會大清兵至與諸將戮力守
 城十二月朔城破死之年四十有七湛若蓄古琴二一日南
 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日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
 彈也死之日幅巾抱琴將出騎以白刃擬之笑曰此何物可
 相戲耶騎亦失笑徐還所居海雪堂擁古器圖籍與琴殉焉
 生平好大言汪洋恣肆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氣所爲嶠雅三
 卷憂天憫人主文諷諫雖小雅怨誹離騷忠愛無以尙之妻
 鄧氏自遭難後見湛若荷芻負米遂絕粒春糠糝爲丸服之
 恬如也子鴻字劇孟年二十餘能詩及擊劍先於順治三年
 率北山義勇千餘人戰死贈錦衣千戶

將半汪獨在中庭忽一人自天而下汪呼茗茗自牖出已而
 纍纍者十餘人相繼下汪連呼茗舉箆向牖茗置於箆累十
 餘碗不墜因徧餉客汪曰公等來僕已喻指顧主人非他僕
 舅也僕非他某師弟子也雖然主人已治具餉客且奉千金
 爲壽衆唯唯飲饋取金去蓋素警服某寺僧而隱隱知有汪
 者也由是舅大寵異之爲納粟作令數歲解組歸遂閉門謝
 客乾隆初汪年踰六十川督某眷屬道出宜都被盜喪重貲
 汚其婦女督聞之大怒檄縣令刻期捕盜否則罪令令懼計
 無所出或謂汪可辦盜乃急踵門求汪汪始托辭他出既而
 察令廉吏卒許之語令曰此去入蜀境巫山中羣盜在焉請
 具大舶在彼俟我汪乃乘小舟晝夜達則魏峯峻嶺中羣盜
 結砦自衛汪上及半坂遇邏者大呼曰速告爾首汪瑚來也

盜魁聞跪迓砦口請曰茲事重大願明府終貸此三十餘人
 汪曰攫不義金本無足問淫惡者不可宥也羣盜意汪隻身
 來可攢斃之方動念手足已如繫乃皆大驚異失色魁曰止
 汪徐徐出袖中綆悉縮而去還至水次汪先登小舟繫三十
 餘人於舟尾曳之從水中行過大舶始加桎梏遂按治如律
 自是汪愈引匿然迄今問宜都救老無不知有汪瑚也

